

新生家长一路陪送寸步不离 到了报到处却被请上“观众席”

中国药大体育馆二楼围栏边趴着排家长,他们眼巴巴地看却不能帮忙

昨天,中国药科大学开始迎来3044名大一新生。与其他院校不同的是,中国药科大学在新生报到的体育馆,设置了学生和家长的专属区域——学生在校内独立办理报到手续,家长要到观众席静静等候,观看孩子的一举一动。

相关老师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此举在兼顾父母心情的同时,旨在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。对此,学生和家长们都挺理解,“让孩子自己办手续,也是对孩子好,他们总有一天要离开父母的。”

□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



家长紧盯着孩子 新生独立办报到手续 现代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“丢脸一路终于独立”

“噢?家长不能进啊?”昨天,从浙江安吉县赶来送孩子报到的郑达莲,在中国药科大学新生报到处门口被保安拦下来。她笑着退了几步,让女儿梅一笑自己走了进去。

中国药大的新生报到处设置在体育馆,一楼大厅入口处的墙上,贴着两张红底白字的提示牌。左边一块牌子上写着“请提前准备好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”,另一张指示牌上,一个向右的箭头提示“家长由此上楼”。

步入体育馆,新生们在门口排成4列纵队,依次向工作人员展示自己的证件之后,拿到一张新生报到手续表。场馆四周,则分布着各个院系的老教师,他们排成一排,逐个接待自己院系的新面孔。来自重庆的大一新生刘星宇是首次来南京,签字、登记、核对信息……不到10分钟就领到了新生资料和校园“一卡通”。“行了,都办好了,再去看看学费交上了没有。”在理学院老师的指引下,刘星宇顺利走完了报到全程。

“报到手续很简单,自己完全

能搞定,而且都这么大了,也应该独立一些了,毕竟将来4年都要生活在这里,还有很多事情要自己办。”刘星宇一路上觉得自己很丢人,原来,临行前他曾主张自己来报到,但母亲不放心硬跟了来,一路上,他自己背着一个大书包,和母亲一起拖着个行李箱,出现在报到处。

“去年我来报到的时候,也是家长不让进,当时有一些失落,但好在有志愿者,而且其他同学也都是自己办报到手续,也就没觉得有多么难。”大二的志愿者李晓芳说。

家长到处跑“跟踪”孩子

新生们井然有序地办理入学手续,几米外的高处、观众席前排的围栏上,却齐刷刷地趴了一排家长,眼巴巴地跟踪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。

从天津赶来的乔晓东夫妇也在观众席上,办理报到手续的孩子在各登记点之间穿梭,夫妻俩也跟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“让孩子自己办手续,也是对孩子好,他们总有一天要离开父母,学校的服务很周到,我们也能及时看到

孩子办得顺不顺利。”乔晓东说。在体育馆的出口处,还有一间“专家教授咨询处”,各院系20多位专家学者在这里压阵跟学生“面对面”。

“走,进去看看。”商学院的女生小张在父亲的怂恿下走进了咨询处。由于自己是被调剂到工商管理专业的,小张对该专业并不了解。

像小张这样的并不鲜见。“一上午,我就接待了七八个学生和家,他们一般都是来咨询有关专业、就业、考研、留学方面的问题,很多人由于对所学专业和生活不了解,恨不得一下子在大一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”外语系主任张国申教授建议,新生入学第一年,首先应了解本专业要学什么,先打牢基础。

中国药科大学学工处相关负责人介绍,该做法已经延续多年,在体育馆建成之前,家长们被安置在一间专门的休息室。“学生们在上大学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,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习上,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还需提高,让他们自己办报到手续,是想锻炼他们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。”

并不是所有新生,都要家长陪同

苏大女孩独自坐两千公里火车报到

中国药科大学搬出了“隔离”大招,只为培养新生自理能力。现实中有没有“特立独行”的新生呢?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

“母亲需要父亲照顾”

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新生中,有名90后女生独自带着几十斤重的行李,从宁夏到苏州,横跨5省2000多公里,坐火车完成了一个人的上学路。

“母亲身体不好,家中离不开父亲,当时觉得自己能行就一人上路了。”马雪妍家在离腾格里沙漠不远的宁夏中卫市香山镇,兄弟姐妹四人,母亲因为腿有伤,需要父亲每日照顾。

11岁起,马雪妍就在离家较

远的学校寄宿读书,“我特别喜欢文学,小学所有的语文课内容我都可以背出来,到现在还记得。”今年高考,马雪妍取得了高出本一线27分、全市语文单科第一的优异成绩。带着理想以及对外面世界的渴望,马雪妍填报志愿时,选择了离家很远的苏州大学。

“我儿子比你大还要送”

8月26日晚上,马雪妍提着沉重的箱子,跟父母轻声道别后走出家门,踏上了开往苏州的K359次列车。火车上,看到其他学生有父母全程陪伴,自己却独自一人,马雪妍并没有伤心,“我大多时候都在睡觉,想到自己办理入学手续会比较忙,所以一直在养精蓄

锐。”

在马雪妍对面卧铺的是一家三口,正是父母送儿子去南京念大学,对方多次表达了对马雪妍的钦佩,“你真坚强,我家儿子比你大半岁,还要我们一起去送。”火车上的两夜,马雪妍只吃了一份火车上的盒饭和自带的面包、零食,只是为了省些生活费。

经过30多个小时颠簸,8月28日早上7点,马雪妍终于在出站口看到了负责迎接新生的学长们,见她是一个人的,学长们都感到十分惊讶,这个年头,能独自一人这么远来报到,又是女孩的大学新生快“绝种”了。

通讯员 姚臻 管乐 现代快报记者 陈超

延伸阅读

那些年,那些大学记忆

每代人的大学生涯,都有每个年代的痕迹。近日,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在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进入大学的南京市民,让他们讲述当年报到时的情景。

1944 姓名:章婉兴 考入院校:中央大学 除去被子和鞋,报到就带了钢笔

87岁的章婉兴1944年考入中央大学,一年级新生要统一到川、滇交界的柏溪报到。

“那年还在抗战,我就带了床安徽老家的被子、换洗衣裳、两双鞋还有一支钢笔。”当时章婉兴要修习的课程涉及教育基础、教育概论、伦理学、

公民教育等。

章婉兴说,“每天上午8点在图书馆上课,打上来的水全是泥浆,要倒上明矾,净化一天才能用。当时中央大学免学费,吃饭也不要钱,有时还发一两块零花钱,寒暑假我会给人刻钢板挣钱。”

1952 姓名:袁震 考入院校:华东航空学院 同学中有调干生,比自己大近一轮

南通大学退休教授袁震生于1933年,19岁考入校址在南京工学院(现东南大学)的华东航空学院。

“前一天晚上从南通坐船到上海,再转火车到南京下火车站。”只身报到的袁震,只带了一个柳条箱和被褥、枕头。

“当时班里还有些调干生,

年龄最大的二十七八岁,有些还有工资。”

所谓调干生,指的是当时国营企业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正式职工,经组织委派学习或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大学。“除了周日下午洗衣服,其他时间全是学习,那时还有劳卫制,每天下午体育委员都会带我们打球跑步。”

1964 姓名:鲁同群 考入院校:江苏师范学院 拥有行李箱和热水瓶的同学很少

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鲁同群,1964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外语系(现为苏州大学)。

“我从姜堰出发,先坐汽车,然后坐轮渡到江阴,再转车到无锡,换火车到苏州。当时的行李也非常简单,就是些席子、被子和换洗的衣物,墨水还是到学校买的,那时有行李箱和热水瓶的同学很少。”

鲁同群回忆,当时外语系一周14节课,但预习的量很大,课余时间大家都在图书馆看书,“老师上课不点名,但从没有同学逃过课,也很少有人考试作弊。”

鲁同群回忆,当时他每月有14元助学金,还有两元生活补助。“早餐一般是馒头、稀饭和小菜,中午和晚餐会有小肉丸、青菜、白菜等,一天饭费不到5毛钱。”

1978 姓名:刘章 考入院校:南京工学院 图书馆自习室占座,那时候就有

1978年,刘章考入南京工学院自动化专业。“当时师资缺乏,每个班50多个人,年龄最大的1946年生,最小的生于1963年,相差了近20岁。”

“当时大家基础都不大好,就白天上课,晚上上自习。图书馆的位子抢手不说,连教室的座位也要抢的,否则找不到地方坐,所以大家一般都晚上用书包占好座,第二天下了课

就去上自习。”刘章说,“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人督促,但是我们休息日也经常泡图书馆,除了打打球,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很正常。”

刘章回忆,当时的学习氛围很好,大家还会在宿舍里讨论,“一般晚上9点多熄灯,有的人就打着手电筒在被子学习,还有人早晨5点起床背英语单词。”

1986 姓名:宋红兵 考入院校:南京艺术学院 透支伙食费,就为喝上两口酸奶

今年56岁的宋红兵,1986年迈进大学校园时还穿着黄“军装”,书包里塞着本笔记本,还有每月32斤的粮票。每个月初,他总盯着楼下小黑板上的汇款通知,看90元生活费有没有来。

“那时酸奶刚刚出来,我们宿舍窗户正对着传达室,听着吸管吸酸奶的声音,心里痒啊。”宋红兵说,有时抵挡不住酸奶的诱惑,他会透支下个月的伙食费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